

唐骏虎：朔尔茨接棒默克尔，中德关系会有哪些变数？（下）



3. 2021年大选结果与博弈

根据大选统计结果，社民党以25.7%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，基盟24.1%得票率为史上最低。绿党得票率14.8%，是历史上最好成绩。自由党为11.5%，选择党10.3%。

最后联邦议会议席调整为735席，社民党206席、基盟196席、绿党118席、自由党92席、选择党83席、左翼党39席、独立议员1席。总理和执政联盟需要获得368席议员的支持。

理论上说，社民党+基盟=402席过半，可以执政。但是，社民党好不容易重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，是绝对不想再和基盟合作，影响本党基本盘了。而社民党与政治光谱较为接近，多次合作过的绿党，加起来只有324席，未能过半。还需要找到一个加盟伙伴。

另类选择党自然不可能合作。左翼党的外交立场（解散北约、反对欧盟）也无法被社民党和绿党接受，而且左翼党的39席也太少了，加上也不够过半数。因此，唯一的选择只剩92席的自由党了。但自由党和绿党的内政政策难以兼容迁就，是最大的难题。

社民党和绿党力

主的富人加税、提高最低工资等目标，与自由党的经济自由主张极大。绿党的强烈环保管制主张，更是和自由党水火不容。其实2017年的上届选举结束后，基盟就先找过绿党和自由党，谈判联合执政。但最终自由党因为不肯迁就绿党，致使组阁谈判破产。最后基盟好说歹说，才说服了社民党，继续“红黑大联盟”。

4年过去，自民党的参政意愿更加强烈，增加了回旋的空间。说白了，这些选举政党的理念和立场，也没有绝对到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步。

政党联合组阁就是一种博弈，总要做出利益的妥协和交换，否则就没必要结盟。

总之，德国政党组阁才是大选最不确定的阶段，组阁结果取决于政党之间如何进行谈判和妥协。

4. “交通灯”联盟

但由于今年的选择实在不多，社民党-绿党-自由党的三党联盟组合，其实在选举前就能确定了。

从实力地位和意愿选择来看，自然是绿党的贝尔伯克代表执政第二党，出任副总理兼外长，而关注经济的自由

党主席林德纳将出任财长。

在自由党2019年的党代会上，林德纳的开场白用生硬的中文说：“社会与经济在不断变化，我们要与时俱进。”他还花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快速发展，以此批评德国经济。在随后的选举中，林德纳再次当选党主席。林德纳和自由党主张财政纪律，减少债务，反对扩大政府开支，反对加税。拿到财长位置，自然是他们势在必得的目标。而绿党的候选人贝尔伯克则出任“更出风头”的副总理兼外长，在国际上推广绿党的减碳主张。

绿党另一位联合主席哈贝克将负责德国未来的能源事务，全面推行绿党的绿色能源政策。

由于绿党更加关注气候治理、知识产权等方面，对华态度很不友好。不少人预测，中德关系将受到影响。其实，2005年默克尔首次当选时就对中国毫不留情，经常指手划脚。后来事实教育了她，跟中国搞好关系能带来更大利益，才改变对华政策，变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

关注度都被林德纳和贝尔伯克抢走了，接任总理职位的朔尔茨，相比之下反而少人关注。

朔尔茨是类似默克尔的低调的实用主义者，有多年参政的经验。朔尔茨1958年生于北威州，后随父母移居汉堡。1975年以高中生身份加入社民党。

当时在社民党内，

朔尔茨也属于左翼。据他的早期战友回忆，朔尔茨发言积极、智商高、雄辩能力强、做事主动，很少说废话。

1978年，朔尔茨开始在汉堡大学念法律。1985年毕业后成为律师。1990年，他与同事创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主要领域是劳动法和商业法。德国统一后，他曾协助东德企业工会与雇主的谈判。或许因为这段期间的实际历练，他逐渐失去对左翼的理想，逐步转为党内实用主义的右翼。

1998年至2011年，他是联邦议员，先是为施罗德削减过高福利的劳工市场和社会改革辩护，2007~2009年在基盟-社民党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劳工部长。2011年，他成为汉堡市市长，一直担任到2018年，在基盟-社民党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要职。朔尔茨的夫人名叫Britta Ernst，60岁，是勃兰登堡州教育部长。二人相识很早，但到1998年才结婚，没有孩子。

朔尔茨是社民党要员，但并非党主席。这是党内左翼对其不信任，又不得不依赖其实用主义的执政能力的结果。

在最近的G20峰会上，已经变为看守总理的默克尔向与会领导人和世界介绍她的继任者，朔尔茨。虽然朔尔茨本身就已经是副总理、二把手，但初次登上最高层的政治舞台时，还是显得有些拘束。

朔尔茨63岁成为德国总理属于“高龄”。先前只有两位在接管总

理府时的年纪比他大，即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和第三任总理艾哈德。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在过去10年都是中国在欧盟稳定的合作伙伴，但变化终究来临。

近70年以来，德国一般都由中右翼的基盟、中左翼的社民党轮流把持总理府，再带上一个辅助性小党，要么自由党，要么绿党。

三党联合组阁，在战后德国尚属首次。即使互相妥协组建了政府，党派之间的矛盾也会比较激烈。这样的政府定然会比较脆弱，内外施政会面临很多限制。而且德国正在面临失控的疫情，地缘政治紧张的局面。朔尔茨作为德国的新任总理，必然被国内纷争所牵制。另外，明年春天法国将举行总统大选，马克龙大概率将被选下去。欧盟将重新陷入一段群龙无首的境地。德国本身发生了变化，但更多的变化来自周围的世界。

正如默克尔的临别告诫，2005年她就任总理时，德国的GDP是2.8万亿美元，中国只有2.3万亿美元。而今天德国的GDP增长到3.8万亿，而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4.7万亿，翻了6倍有余。“德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还是越来越小，因为世界的重心正在转移。”因此“处理德中关系必须有战略上的智慧”，这样才能努力保持“我们在国际上的重要性”。

默克尔这些话是留给朔尔茨的，更是留给林德纳和贝尔伯克的，愿他们好自为之吧。（完）

凤凰资讯